



續資治通鑑義例

一先資治通鑑體裁年經事續其間尊君親臣

崇王賤霸內夏外夷大旨皆溫公所自定故

今續編悉遵用之不敢有改焉竊謂通鑑之

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沿革易於考証簡緝全

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携自宋受命始於建

隆庚申迄於祥興已卯共三百二十年元一

天下始於至元庚辰迄於至正丁未共八十

八年合遼金夏三姓其興亡治亂有足紀者

不應獨缺是以輒忘固陋編而次之功始於

嘉靖乙卯成於隆慶丁卯以備全史之要略
云

一宋雖享國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
故嘗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
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體更革人
才進退議論異同視他年爲獨多故人編所
載亦視他年爲獨詳有治亂之界而後啓金
有存亡之界而後成元以中國之不治然後
夷狄得乘間而主中國有國者不可全以腥
氈之毒委之天數是今編之所以不可以無

述也

一元之君臣立國本純於夷自開禧二年蒙受
大號距其亡也實一百六十二年竊嘗槩之
其君臣所爲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
已卽有建立改更亦不過東支西掩以度一
時而人民塗炭綱常壞亂之禍蓋不覽其全
史未易知也其事體舛謬旣足以生豪傑之
憤而人名夷語又足以厭覽者之心但以事
關一代而是書又以編年爲體且天開

大明一統正革其命則亦不得而廢也是以撮其大

都而略其細旨爲書一十二卷以存其槩考
溫公之通鑑在周顯德中宋太祖事不多見
蓋宋祖受禪原無征伐卽有之亦不過隨周
世宗爲偏裨而溫公亦無由紀載之也恭惟
我朝

大明

太祖高皇帝東征西伐及正乾坤之功獨超千

古而

面諭宣詔闡明

謨典之懿垂法百王其事多

在至正年間是以備載焉一書之中惟是悉

遵續通鑑綱目之舊而不敢有增損者蓋以
續綱目曾經進

御本爲

制書而

太祖事關當代非微臣獨見所敢擬議也

一大臣之卒在溫公原鑑亦時有稱謚贈者然
體不一定也今書凡兩朝名臣有關於治亂
名儒有係於斯文者則一切施之如云某官
某公某人卒然後略序其平生大都而以卒
後之封爵附其末焉不使諸臣與之同所以
別明忠邪之分間有官不甚尊而或議論文

章道學足以垂後世者亦以此待之用以明
有垂於後者非獨以官故爾

一是書采擇全史不能無異同如宋文天祥之
死挽者以丞相稱之而續綱目以爲樞密使
然舊史宰相年表不載天祥入相今從綱目
宇文虛中之死本傳有贈謚立廟而金史則
以反書然旣受金人官爵又曷容稱之肅愍
今從金史臨安之火通鑑纂要獨載嘉泰而
舊史又載嘉定存疑者則不敢略富平符離
之敗張浚傳多爲回護而今則特著始末紀

實者則不厭詳續綱目紀楊太赴水死賊黨
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倫以降而牛皐傳則云
楊太先舉鍾子義投于水今依綱目洪皓傳
皓貶英州卒後檜死而洪适傳則云檜死皓
還道死今依皓傳岳飛傳載張浚之陷岳飛
也以景著之積憾張浚傳則獨以爲媚秦檜
意今從飛傳劉摯之死也由文及甫之書而
刑法志載及書詞與摯傳異今從摯傳真宗
之崩王曾草制太后權同聽政丁謂欲去權
字蓋以媚太后也而王曾傳乃云謂欲增權

字則似傳寫之誤而與太后面詰李廸之事不類好水川之敗夏紀以爲死者萬三百人蓋紀其實也而任福傳則云六千人則似爲福諱而與韓琦因是謫官之事不類凡此皆於比事考異之中而致旌別覈實之旨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備述略舉數事以志大槩

一是書以編年爲體則於年號尤所關係如宋太宗卽位於開寶九年十一月則不當改元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是一年而二君共之也雖續綱目亦仍茲失今斷以溫公唐武德元年之例去開寶九年而稱興國元年蓋太祖可以無九年而太宗不可以無元年如宋廣王景炎元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順帝元統元年皆以此例書之

一遼金元三國皆夷然元之修史而三史並峙者元爲已地故也元自至元庚辰以後不得以正統與之固無容論其遼金與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稱國主名之示不得與宋並夷之也斯正統有所專矣

一溫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

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
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
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
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以
起例今並依之

一溫公資治通鑑成嘗自謂曰吾爲資治通鑑
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者
惟王益柔爾在溫公嘗有此嘆則是書之成
亦未必其果行於世與否然二代治亂大都
粗備於是不敢不盡心焉而亦未敢以爲有

俟於後也惟覽者擇焉

義例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秦大夫山東等處布政司左布政使臨海王壽澤編

宋紀一

起建隆庚申盡乾德甲子凡五十四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上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周恭帝宗訓以鎮定二州

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

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

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

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

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

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遂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軍所迫一日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即

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四世祖肫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存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

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帝代之卒用
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
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
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
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
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
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
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

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
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
指揮使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帝以其弟匡義爲

殿前都虞候仍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帝

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

祖肱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祖惠元皇帝祖

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昭

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

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二月乙

亥尊母杜氏爲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

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
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
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
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
位可尊者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范質侍中王溥司空魏仁浦
右僕射俱平章事吳廷祚樞密使廷祚以父名璋避
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爲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
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
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
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進帝從之
坐論之禮遂廢質大名人溥并州人也 三月丙辰
南唐主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金帛來
賀卽位 南漢宦者陳延壽謂其主鋹曰先帝所以
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
鋹以爲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
大壞 夏四月癸巳帝加周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
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
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
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

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
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
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
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
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
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
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
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
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

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
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
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
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
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
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
於長平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辛未帝自
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
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
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 六

月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初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冬十月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

餘人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旣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

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十月帝發汴 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卽日部勒諸軍令潛襲戰艦於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遣其子從鎰朝於揚州 戊申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契丹宋王喜隱輕剽無恒謀反事覺辭連其父李胡兀律殺之於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翰林學士王

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帝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

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二年春正月壬子商州鼠食苗詔免賦帝謂侍臣曰遣官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取一斗貯之以備凶歟 唐王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旣

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疾甚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

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

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

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無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秋七月壬申以弟光義爲開封府尹光美爲興元尹 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

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稹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武義節度使孫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

兵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已酉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女真來貢初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強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帝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來貢沙

州本漢墩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朝為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甲戌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熲董其役營繕既畢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王宗沐曰按史稱太祖欲遷

民力當自此殫困而不能奪也遷都大事不博謀於羣臣而聽光義之一言揆帝之意以傳位太宗議既定其意不欲已不能獨定終將改卜爾夫為創業者可以狗一時未定之見而貽子孫百年之害哉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日有

長驅之患而河流湍駛終宋之世其病爲劇孱子弱
孫旣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而謀臣猛將又不
能時時得其人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徽宗
荒淫亦地勢使之然哉關中天府之國建瓴而下如
昔人所稱據之足以雄天下建炎之日尚有請幸關
中荆襄者其後劉豫金珣復居汴而示不旋踵利害
可覩也或者不察以爲西夏猖獗以宋不都關中爲
幸然不知元昊之所以能強者以西兵弱而朝慮遠
故爾使其定都必不使元昊肆其志以至於此故城
大名以爲北都誠呂夷簡謀國之至策即日駕幸關
中此漢高祖乃所以爲英雄主也 二月初詔常參官每五日内殿起
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
時上章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
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夏四月

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
至紹鎡夜召與燕牙將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
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而自爲
副使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
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羗渾來
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于謀帥
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
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
領棗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州廣吳楚之地 冬十月辛丑樞密使吳廷祚罷以趙普代之帝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

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遷鄭王宗訓於房州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存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湖南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富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

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
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
簡素易文表不設備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
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 蜀主以用度不足始鑄鐵
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爲之者置場權之以專
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游令田淳上
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
用淳好談治亂大略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
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在淳曰
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南漢內侍監許彥真
旣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樞等澄樞忿
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
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
獄族誅南漢主以李託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
南漢主納托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國政
皆稟托而後行

乾德元年春正月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
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
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
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

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平之蔑不濟矣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密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 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

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
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而黥其少健者
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爲宋師所啗聞者皆
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
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
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右千
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
權知潭州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
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

位初異姓王及封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
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他
職皆以文臣代之 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

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

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

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

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

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

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歷

上之帝自爲歷序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留後張
思漢患其將陳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
地忽大震廷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
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爲備一日
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思漢方坐內齋
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
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思漢惶懼不
知所爲卽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
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卽日遷思漢別舍以兵守之
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

請制命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

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 北

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

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

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

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

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

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遣將

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爲平晉軍契丹救之不

及 初帝爲周將殿前都虞侯張瓊隸帳下嘗以身

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卽位擢典禁兵會殿前
都虞侯闕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
不能統制即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
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
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訊之不伏帝怒令
擊之漢卿卽奮鐵槌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
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帝旋聞瓊家
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九月貶李處耘爲
淄州刺史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
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

以延釗宿將貫其過止罪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
懼不敢自明 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
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
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
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
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
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
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帝從
之 冬十月以高繼冲爲武寧節度使 北漢主自
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

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
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
事悉以委之 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
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
言於世宗以爲帝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銜之至是
十二月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天長令 契丹主
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
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爲子隱謝之初北漢與
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
留羣臣悉以使北爲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
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
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
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
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
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來附於是各州悉
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

下州

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濟罷以趙普
同平章事普旣相以天下爲已任帝倚任之事無大
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

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音
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
而光義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
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
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
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
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
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
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亦
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
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
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
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
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
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
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
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
敢言 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昭義節
度使李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

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陳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歛於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叅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叅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

與普齊也 湖南辰州在唐分爲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帝旣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推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六月以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

七月頒大理寺實儀所定刑統於諸州 八月置權
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
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
南漢柳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珩言于南漢主
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
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
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
宋南漢主憐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珩爲招討
使屯洸口帝旣克柳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帝訪其國
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剥剔刀山劔樹之刑或令

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鬻民入城者人輸一錢
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
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
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
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帝驚駭曰吾當救此
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永安節度
使折德展卒德展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至是
卒帝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
同平章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帝弟光
義常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

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 初帝欲謀伐蜀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咲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

與保正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州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度桔柏江焚梁退保劔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鑠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

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帝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現改定現以王朴律准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 唐王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

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
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
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
國守邊爲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宋紀二起乾德乙丑盡開寶乙亥凡十一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下

乾德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
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
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
若行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
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
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

斌未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
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
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克蜀萬施
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
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
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
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
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
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

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
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
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
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
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
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
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
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
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
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

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旣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縣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縣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

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

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夏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女誥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有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

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
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
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
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
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
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南漢招討使邵廷珩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
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珩將
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珩死士卒排軍門見
使者訴廷珩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

口祠之 秋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
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至
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
其精練卽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
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
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 帝平荆湖西蜀
收其金帛別爲內庫貯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
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帝常諭近臣曰石晉割
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酌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

乾德四年春正月敗北漢兵于靜陽 夏五月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

閏月詔求遺書 冬十一月竇儀卒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

內帝見其鏡昔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帝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爲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與排之遂中輟 十二

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

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
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
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
附北漢復取遼州 韃靼入貢韃靼本東北靺鞨
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
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
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
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
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

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
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
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
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
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
密副使義倫爲四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
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
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
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
是命時有譖殿前都指揮使韓重斌私取親兵爲腹

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斌以讒誅卽人懼
罪誰敢爲陛下將者帝乃止出重斌爲彰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
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
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卒
如其言 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定難
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 以周保權爲右羽林
將軍

開寶元年春正月甲午陝絳懷州饑賑之 二月冊
宋氏爲皇后左衛上將軍俛之女也 三月知貢舉

王裕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
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
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夏五月唐以韓

熙載爲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
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
禪景益重之欲以爲相以帷簿不修而止 六月以
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
帝微時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
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
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

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及
卽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帝諭之曰卿尚記曩時紫
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卒訴其
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
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
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
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
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
萬夷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
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

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爲子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
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爲不對
至是病篤召無爲付以後事繼恩旣嗣位怨無爲初
不助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
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
何爲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
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
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

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北漢欲逐郭無爲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
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
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搥其背殺之無爲
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
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爲與羣臣議立繼
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
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
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
爲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北漢初立宋兵已入

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圍北谷峰至銅鍋
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遂
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北漢主大懼 冬
十月雷德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
趙普增減刑名德驤憤怨求見帝面白其事未及引
對卽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普強市人第宅
聚斂財賄帝怒叱之曰鼎鑊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之
詔處以極刑旣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 十一
月北漢主遣使告卽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提

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使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其罪詐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護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鞫之無爲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爲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帝初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簞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旣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爲孝和后郭氏所責旣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唐主立周氏爲后周氏故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

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爲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耦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也

開寶二年春二月契丹主兀律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鷺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于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李繼勳等旣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二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爲

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
哭于庭曰柰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
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契丹耶律賢立賢小字明辰世宗次子聞契丹主被
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卽位改元保寧號兀律曰
穆宗以蕭守興爲尚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
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

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
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略繼
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

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
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

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
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

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
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
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
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
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
西班牙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

破在旦夕都虞侯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于甘草池會暑兩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于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北漢太原被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闍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

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冬十月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兢自陳攻戰闕闕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開寶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今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

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
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
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
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
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 徵處士王
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帝召見便殿
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
民養身莫善寡欲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夏四月辛
未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
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漸減其員舊俸月增給
五十 九月詔修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 冬十月
南漢主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爲殘
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爲
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駟書
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爲桂州
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
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
南漢主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
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又遣

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道還
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文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南
漢主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
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
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
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
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
崇徹爲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
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南
漢王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
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契丹以六萬騎寇
定州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欽祚與虜戰蒲城虜
騎少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
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其兵至保寨軍中不二一
矢帝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
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
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一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爲
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
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
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

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
鉞聞韶破窮蹙不知爲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
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
主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
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北漢以
僧繼顒爲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姪
授鴻臚卿嘗遊華巖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柏谷置銀
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
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
遂有是命

開寶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
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
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若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
泊舡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
衛兵千餘盜泊舡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渥奉表
請軍門乞降美卽令人送渥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
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
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
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
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

今崇岳殿後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
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
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
風煙埃紛起南漢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
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
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
盡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
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桀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
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

南東道節度使 劉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
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
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
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
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
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
於午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
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
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
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

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張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張先至。賜以卮酒。張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餗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張。張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初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關前。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

希聖。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唐主

事帝甚謹。每聞有喜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十一月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

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河決澶州東漕于鄆壞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府判官謁趙普闇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

開寶五年春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

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夏五月大雨河決出宮人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爲四川

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開寶六年春三月乙卯朔鄭王郭宗訓薨於房州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庚申帝乃擇中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 夏五月行開寶通禮初帝命李昉劉

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處坪等爭立攝謹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坪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旣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加封爵 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 趙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常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簾

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解救得止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雷德驤之貶商州也知州虞璵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帝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

安求罷政八月甲辰遂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召德驤爲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府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櫃時呂餘慶以疾解職帝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餘慶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爲明辯時稱長者 壬申封皇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以光美兼侍中皇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起復盧多遜叅知政

事多遜懷州人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直
史館帝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令必白已
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帝問書中事應答無
滯同列皆服拜叅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
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
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初北漢主爲
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
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
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爲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
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
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大將
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
後俱以讒見殺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江南主天性
友愛弟從善來使被留江南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
皆罷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
貢奉疏求從善歸國帝不許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
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
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
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

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誠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冬十月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使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江南疆僭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俶招撫制置使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

三十一

江上乘小舟載系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舡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十一月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史館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帝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開寶八年春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

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曉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羈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爲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楸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

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來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北漢主聞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夏四月吳越王俶旣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

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倣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倣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六月甲子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遣使如契丹 冬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

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

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緩師以全一邦之

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

惶恐辭歸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

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

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

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

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

攻之令贇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

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感曹彬

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都察院行委督判官都事陳朝仕

江西南康縣人

校正生員岳邦鎮

俱山東歷城縣人

李華春

劉晉

重校章丘縣儒學教諭陳暹

直隸無錫縣人

生員弭子方

楊惟中

康大壯

俱山東章丘縣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宋紀三

起太平興國丙子盡雍熙乙酉凡十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上

太平興國元年

王宗沐曰國君踰年改元非惟有不忍之心抑亦以便紀載也太宗禪位

亟於為君燭下之疑有自來矣不能稍待於二月之後而遽改元何其無未寒之念哉殺德昭疑趙普太宗之心路人所知也舊史以此年為開寶九年而明年遂稱興國二年是太宗無始也雖續綱目亦承其謬殊失史氏之體按司馬光唐高祖即位於大業十一年之四月而續通鑑稱武德元年誠為得之故斷是年為元年以正舊史之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

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
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
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
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然大吠非其主
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
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
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
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
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

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
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
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
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
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矣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
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
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
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
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
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

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三月癸酉皇子
德芳授貴州團練使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
西幸以行郊禮丙子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
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庚子
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
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
宴賜親王羣臣有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
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
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
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殫矣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
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
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帝命党
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
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
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
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
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
取艾自炙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

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癸丑帝崩甲寅
晉王光義卽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帝享
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
坐便殿不樂頃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
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
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
襦帝曰汝服此褻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
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
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
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

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
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
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
贓吏棄市則未嘗貫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
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
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
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
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太平治定功成
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庚申以弟廷美爲開封府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月進封劉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庚午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十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詔諸臣論列者卽時引對 罷河東兵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蒙正起居郎龜圖子也 二月帝更名炅 夏四月葬太祖於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敵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克進者真驍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初南漢置媚川都令

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川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九月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冬十月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當賦率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太平興國三年初置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春二月落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夏

四月陳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五月乙酉吳越王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

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資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已上親及管内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襲封文宣王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詔特復其家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司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新渾儀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

人運比舊制尤爲精妙癸卯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爲渾儀丞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義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 三月乙未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爲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 庚戌以石熙載爲樞密副使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嬾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

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
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
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
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
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
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
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
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
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

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
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
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
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六月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饋
不繼不欲行崔彥進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

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東易州契丹刺史
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
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
走之命朱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

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冀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正宗沐曰太宗藉太祖初殘弊垂亡然亦不可謂不武也歸而選將積財畜力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恐喝最

疆之虜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庸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懲敗之過而失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岐溝之恥由是江淮饑殘兩川震恐繼遷西跳終其身爲基禍釀衰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且料敵與已之力而浪於戰者其有不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皇子武功

王德昭從帝征幽州軍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八月甲戌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

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
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
鈐轄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
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
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以楊業爲
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大原聞
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
戰號楊無敵冬十月乙亥論平漢功進封廷美爲
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太平興國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
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
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
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
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
月衛公劉鋹卒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
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
日盡在坐中日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
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
王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
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

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盟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謫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

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二月己酉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

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旣安利則戎狄襍衽而至矣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大宗時未有其機耳

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 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棄市 夏六月甲戌同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

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
吉伏喪側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
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渤海本
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
舉兵伐契丹秋七月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約平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
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殄 時盧
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
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聖恩榮左拾遺田錫
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

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
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
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願擇才
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官悉皆輪奐又闢西苑
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
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
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

枷扭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軌非矣辛亥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王宗沐曰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萌而其漸嘗見於外由是好臣得寵

之以奇中其竅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羣臣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難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于欲先其私乎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

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冬十一月辛酉楚昭輔罷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倚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

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附女真使者令齋以賜焉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未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竇僂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僂爲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僂之直至是謂僂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趙普復相盧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庶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浦

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夏四月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於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初多遜父億爲河南令服用儉素及多遜貴顯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識 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縉紳少之 五月丙辰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定難留後李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六月乙亥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
東北三百里 秋九月壬子契丹耶律賢幸雲州至
焦山有疾命韓德驤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
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
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
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驤爲政事令兼
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
哥爲南面行軍都統 冬十月己卯叅知政事竇稱
卒 十一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
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鷙悍但羈
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戊寅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
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
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夷爲徵帝信
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
王顯德超並爲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三
月庚申以朱琪叅知政事 帝親試進士於講武殿
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夏
四月壬寅弭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墜居常怏怏一
日語王顯柴禹錫曰我爲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錢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
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
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
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寃德超貶帝惡其
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
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
是以處符歲餘卒 五月河岸大決滑州之韓村汎
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
發丁夫十餘萬塞之 六月己亥以王顯爲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
賜之 秋七月大水江河漢淮穀洛瀍澗水溢溺死
者以萬計 辛未郭贇嘗因論奏曰臣遭不次之遇
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贇對曰雖然猶
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
李昉參知政事 八月庚戌石熙載罷 冬十月以
姚坦爲帝第五子益王元傑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
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
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

假山皆民祖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
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
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
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
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
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
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墓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
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
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
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
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
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十一
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壬申以李穆呂蒙
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昉初
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
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
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
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
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

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以三館所貯書遺失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丁卯涪陵悼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癸酉叅知政事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六月丁亥詔求

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
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
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
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
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
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
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遺近臣不專
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
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
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

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
疑之若衆人也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謂
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
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
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
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
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
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
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
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知夏州

尹憲與曹光實襲李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 十二月壬辰立妃李氏爲皇后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乙未李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詒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段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

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材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夏四月乙亥朔江南饑遣使賑之

丙子宴羣臣於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

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
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終

經川續
東業藤
書同山

